

海 水 青 华

沃野情思

吴平生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潯水菁華

沃野情思

吳平生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泂水菁华/姜福成、黄沃若等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5.8

ISBN7-5438-4082-0

I. 泂… II. 姜… III. ①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0155 号

责任编辑:曹有鹏

装帧设计:黄 勇

泂水菁华

沃野情思

姜福成 黄沃若 等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编:410005)

湘潭地调彩印厂印刷

200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4.625

字数:948,000

ISBN7-5438-4082-0

Z·129 全套定价:98.00 元



作者简介

吴平生,1958年11月生,大学文化,1977年入伍,当过文化教员。1987年开始至今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已在全国各类报刊杂志发表散文、小说、论文、诗歌等50万字。现为长沙市作家协会会员,《浏江》杂志主编。

序 言

姜福成

先前做文学专干的时候，大凡见了为文学走火入魔者，我总是先泼一瓢冷水，言道：“你别以为文学是什么神圣的殿堂，十分了得，其实文学也不过就是一种玩法，和别人喜欢钓鱼、喝酒、玩麻将一样，你喜欢的就是玩文字，如是而已。”当然，我不得不承认，这中间包含了对文学不断被金钱腐蚀，日益走向低谷的一种愤懑和无奈，但也实实在在是担心文学会误了别人的前程。

文学是很容易误人子弟的，它能把你引入一条狭窄的道路上，让你在那里艰难地跋涉，耗尽心血，从早走到黑，却始终达不到理想的彼岸。

然而，“沉舟侧畔千帆过”，世间事就是这样，不管你是声色俱厉的警告还是危言耸听，死不悔改的瘾君子仍然不乏其人，平生同志即是一个。

认识平生已是10多年了。先前知道他是从部队上回来的，住过被毛泽东高度赞扬的人民解放军那所大学，次后知道他在乡镇担任着文化辅导员。那时，他下县开会、出差，总不忘带一些稿子来，内容很丰富，诗歌、散文、小说、旧体诗

词,样样都有。慢慢地就又看到他的作品陆续在省内外多种报刊上发表。

他始终坚持笔耕不辍。尤其一家三口,妻子没有工作,全靠他一个人的收入支撑全家,而在许多人浮躁不安,一天到晚被孔方兄搅得魂不守舍的时候,他依然能安贫乐道,守护着自己的精神家园。

他不仅热爱写作,其他工作也完成得十分出色,文化局便把他调到县里来工作,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次调动并没有给他带来好处,甚至恰恰相反,但当时的确是作为一种奖赏的。他对此也淡然处之,从不言及得失,先后工作于图书馆、文化馆,主编《洮江文艺》杂志,都干得有滋有味,同时写作也更勤了。

他的心始终是贴着生活的,对于生他养他的那块乡村热土有着无限的依恋,他赞美自然,向往那种充满禅意的山林境界;探索人生,用心去贴近生活在最低层的平民百姓,甚至休戚与共,患难同当;回望家园,观照那种自然宁静的生活,他对古朴的民风大加颂扬。他没有多少机会外出,但出去一次就或多或少有些感悟,凭今吊古,他总是有些理性的思考,他就把这些感悟和思考写下来。

热爱文学并非一定要有惊世骇俗之作,能如此始终不渝地坚持也就难能可贵了。

《沃野情思》即将付梓之际,平生同志嘱我写点文字,就写下这些聊以为序吧!

2005年岁次乙酉仲春

目 录

序言	姜福成(1)
----------	--------

皇天厚土

父亲三章	(1)
地界线	(8)
握一把苍凉	(11)
外婆	(14)
留住那一声喊	(17)
五一偶拾	(20)

旅游札记

齐鲁,我厚重的疆土	(23)
湘西纪行	(32)
船游鼓浪屿	(41)
踏 海	(44)
遥望望北峰	(46)
白云寺遇雪	(49)
悲乎,大夫堂	(51)

沃野情思

回到大田方	(54)
田头听山歌	(56)
乡路与轮胎	(58)
我魂牵梦萦的母亲河	(60)
性净神怡好休闲	(65)
三月田野	(67)
迈步烂山峡子	(68)
不息的扫帚声	(70)
白云深处是天堂	(72)
佛教在人间	(75)
赞土地	(77)
握住你,早到的春天	(79)
土地与蒿芒	(80)

美文散花

空山听鸟	(83)
荷 赋	(86)
百鸟啁啾也悲欢	(89)
聆听蛙声	(92)
中秋望月	(94)
触雪	(96)

心灵驿站

向往童年	(99)
又过年了	(101)
四十不惑	(103)
沉重的扁担与我擦肩而过	(106)
断薪随想	(108)
我之知足常乐	(110)
若即若离伴一生	(112)
搏	(114)
书 悟	(116)
站在世纪屋脊话读书	(118)

炎凉世态

住进县城	(121)
老婆开店	(123)
老板,买烟	(125)
好 吃	(127)
懒懒铺	(129)
离 情	(131)

夹心砂糖

随地吐痰与修养	(133)
爱情,应用道德天平衡量	(134)

按摩 当刮目相看	(136)
蛇 祭	(139)

柞角横飞

闲 人	(142)
看医生	(147)
红眼病	(148)
后记	(150)

皇天厚土

父亲三章

扁担

在我母亲还未走近父亲时，扁担，便过早地压在父亲年少的身上，承载着与身体发育极不相称的负荷。缺田少耕的山里人家，祖父祖母年老，姑叔且幼，父为长子，一家人的吃与穿，就靠他的扁担。父亲终日与扁担厮守，漂泊四方，连睡觉枕的也是扁担！“扁担两头翘，时时肩上挑。一天不上肩，就得饿肚皮”。被扁担压得伸不了腰的父亲，如骆驼一样，驮载着一家人的饥与渴，冷与暖，跋涉在荒凉的人生旅途上。于是，父亲的扁担功夫，便在春秋寒暑霜浸露染中炼就，获得了上下邻友“铁扁担”的美称。

父亲扁担一上肩，常常个把两个月。一次，被老板受雇去山东担盐，途经湖南、湖北、河南、山东四省，横跨长江，黄河，风雨兼程，夜宿客栈，父亲染上疟疾病，一连躺下三四天，盖四五床棉被，“摆子”还是打的老高。等病稍稍轻了一点后，虚弱的父亲又让那无情的扁担压在肩上了。回家时，祖母一手接过父亲用血汗挣来的苦力钱，一手摸着瘦弱得连眼睛都陷进了窝的父亲，眼泪无声无息地涌了出来。

在父亲的扁担生涯中，最常见的，要数去安化、益阳、邵阳送毛米子。隔不了多少天，就得像小孩子走外婆家似的，往返途中，就把抬腿能咬到膝盖骨的石级数一数，荷担越险，生命就像悬在崖上的枯藤，荡着秋千，颤悠悠的。

最能勾起父亲回忆的，是一次去湖北担棉花。棉花是抛货，拼命掙，不觉重，可一过秤，就是一百五十多斤。父亲试试肩，似觉轻松，便决计不减货了，何况多担十斤，就能挣回一家人多吃一天的大米呢！可走了几十里路程，棉花就像浸在水里似的，压得父亲喘不过气，提不起脚！这时，父亲后悔莫及，才真真切切地体悟到了“堂屋里不是试肩的”这句俗语的滋味。越担越重的棉花不能丢，又没人接，因为此刻，伙伴们的肩头都超负荷，即使仅落一只麻雀也会嫌重的。没法，父亲拼命地耐着，压得像饱胀的鸭婆，一摇一拐的。最终，连连吐出紫色血块，瘫在床上，几个月动不得身！

父亲与普天下磨肩挑担的人一样，对扁担体会犹深。挑担赶路，喘急了，不能马上喝水；跑热了，不能立即赤脚伸向冷水；跑快了，不能马上落座；转肩时，不能擦皮……几十年风霜雪雨，痛苦磨砺，父亲的肩膀，终于长起了如牛颈上的峰堆，结茧而厚实。母亲含着泪说：“你的肩膀皮被担死了！”父亲却深有感慨地说：“不担死，怎能走那么多路啊！”说罢两人久久地沉默不语。

我与父亲同路担担子时，只见父亲下嘴唇往左边一咧，双手反托肩上扁担，身子往左或右一侧，。在转身的同时，似有扁担往上一抛的感觉，一担百多两百斤的担子，在父亲肩，上，就宛约流星般换位了。磨肩挑担的人就把它叫“转肩”！

我转肩时，虽然也咧着嘴，粗气喘得拉风箱，可怎么也学不像父亲转肩的样子。我不会转肩，是因为我们这代人的肩

上负荷，已被滚滚的车轮替代了，当年父亲足下那一级一级的石板路，如今已变成宽阔的公路了！

没吃过苦瓜的人，是不知道细嚼后，苦尽甜来滋味的。那是一次我从部队探家的时候，父亲见我空着手进屋，诧异地问道：“平伢子，你怎么袋子也没带一只？”我毫不介意地回答道：“袋子还在车站，我已出十元钱，请人帮忙了，等会有人送来的！”“唔？！……”这时，父亲全没了久别重逢的喜悦，脸上晴转多云了，车转身去，从门角里拿出扁担走出了家门。我还在与亲友们嘘寒问暖之中，只见父亲挑着我的行李进屋了。父亲一把将十元钱塞还我的手中，语重心长地说：“平伢子呀，可不要忘记，你是农民的儿子啊！”

“啊！”我的心猛地一颤！此刻，我哪里是个已经成年的男子汉呀，分明是个幼稚无知的孩童！我真想说：父亲啊！扇我一记耳光吧，我会把教诲连同痛苦，刻在心上的！

分 家

我不知道，他人分家是什么滋味，而我体验到的分家，就像一种割裂。我兄弟四人，亲历了父亲四次分家。

大哥大嫂成家时，我还穿丫裆裤。记得那天晚上，我全家人围坐炉堂，灶里蓬蓬地吐着火焰，不时发出毕剥的声音，火星箭也似的飞到人身上，父亲拍拍衣服，摇了摇头，一声气叹得地沉：“唉——树大分枝，崽大分家呀！”父亲就这样地作了开场白。这大概就是分家！难怪晚餐桌上，可见到常日里不易有过的几片猪肉，只是大家的筷子在碗里撩来拣去，专拣辣椒吃，却不吃肉。

我睁大眼睛，望望父亲，望望全家人，只见一个个眼眶红润润的，像蓄满了一汪碧水，不时还传出呼哧呼哧的抽泣声。

一阵凄然之后，父亲打破了沉默，说：“只怪得我欠了能力，维持不下，才让你们早早地去奔自己的前程……”

父亲声泪俱下，看得出，这并非一种愧疚。肃穆中，堂内更是呜呜一片，大家的喉咙里，塞梗梗的，心里都在感觉割舍了什么似的，火辣辣的疼痛起来。

我们兄弟，一个个顶着哥哥的脚板，爬楼梯般长大了，又都从父亲身边痛苦地割裂，分家了！然父亲，并不是那种一分家，就从经济上减负，责任上卸却了的人。叔父常讲，他一生以铁匠手艺谋生，养家糊口，全搭帮了父亲。其时，父亲已分家，却还在为叔父求艺拜师着想。几十里路远，父亲将自己用汗水换来的在当时称得上稀有的罗布洗澡巾和大米，送到叔父手里，还一步三回头地叮嘱：“满弟，跟着师傅，好好学艺！”

在我们的心眼里，父亲是什么？父亲就是一种责任，就是领路人！到我分家时，已逢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是读书后入伍的，耕种一套全在外行。记得刚分到责任田，我牵牛下耕，当犁田到一角尽头，我也学着父亲往日里的吆喝：“嗨——嗤，转来——”说罢，往牛脊上一鞭抽去。哪知，我带牛徇的方向，与转角相反，牛几个骏步蹿到下丘田，我扶犁随下，怒气直上，一鞭狠狠抽去，牛一个箭步跳回上丘田，我来不及提犁，只听得“叭”的一声，犁头一个劲的扎进田埂，犁底断了！

年逾花甲的父亲见状，急匆匆背来了犁，一边耕田，一边教我：犁深了，手就在犁把手上轻轻后压；犁浅了，犁把手略略一抬；怎么带掬，怎样转角。父亲不仅教会我们耕作，连来年留什么样的种子哪个季节备什么耕，都一一传授。

我兄弟四人，相继完婚，都欠了一屁股债。父亲咬紧牙

关,全承担着。他说:“儿媳新当家,好让起步!”父亲并不富有,一个挥锄头把的人,出息全在田土里呀!

一次,父亲到湘乡壶天三舅家做客,五十多里路,以脚代车。返回时,已过晌午。路过青山桥供销社,实在感到饥肠辘辘,真想买只大法饼,一来尝尝新,二来填填肚。母亲看出了父亲的心思,忙从衣兜里取出个手帕包,剥蒜皮似的解开了一层又一层,拿钱买了两只大法饼。想来,这是老俩口一生一世从未瞒过崽女享受的特殊呀!父亲却突然从母亲手里夺过法饼,退回营业员,对母亲低声地说:“五分钱一只的法饼,买两只一毛钱。正月十八日,三十伢子分家,给他买盐,就吃得好久了!”三十伢子,是我二哥。母亲以饥渴的眼神,呆呆地盯着营业员手中的法饼,连连咽下口水。父亲和母亲忙转身,在路边,捧几捧清凉凉的井水,喝下,赶路了!

父亲,总是荫庇着我们如雏鹰。教你飞,教你走。八个孙男孙女,都帮着提扯大,全家大小事情总牵挂在心。就在他老人家八十高龄之时,炎炎酷暑下,他还弓着背脊,在滚烫灼人的晒谷坪里,为儿子们晒谷担谷。一句话,他是个闲不住的人。

如今,父亲用他的血汗和汗水,把儿女们哺养大,自己却背脊佝偻了,手臂和脚杆变细了,走起路来,颤巍巍的。昨天回家,与父亲共进午餐。只见父亲龟裂的手握着筷子,在碗里颤抖几下,空着,又习惯地往嘴里送!我不由想起了人在垂暮之年渴望生存的本能,感觉到生命的严肃!鼻子一酸,泪如泉涌。我真不忍,父亲苍老得这么陡然!

教 子

在我启蒙前,每逢吃饭,闲坐入睡的时候,父亲总是握着

我的小手指，扳着脚趾头，教我数数，然后相加相减。有时，还向我启发一些新奇的东西。如树上有一百只鸟，被铰打了一只，问树上还有多少只鸟？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教我学数、运算、思考。

父亲深感读书的重要。那还是他当孩子的时候，被财主崽子所打，告其父母，财主说，你去写状纸呀，请保长甲长族长来理论呀！父亲自知，不仅不会写状纸，请不起客，而且，跟有钱有势的人理论，等于瞎子点灯！因此，父亲把安分守纪，明理勤奋，作为他一生中培养子女最神圣的信条。

我与二哥同入学堂，父亲是家庭的主力支撑者，两角三分钱一天的劳动日，为缴纳我兄弟学费，父亲下午从田地里收工后，不得不火急急地挑起箩筐，去涟源担煤，送往学校，一连十多天，往返百余里。父亲就这样，靠拍卖苦力，缴我兄弟安安心心坐在教室里攻读的学杂费。

最使我铭心刻骨的是，一到秋冬，父亲总是忙到十二点，甚或次日凌晨一点多钟。把一屋子一屋子的红薯分拣出来，好的进地窖，次的剥薯米，即将烂的磨成红薯粉。昏暗暗的煤油灯下，父亲双手握着红薯，在自制铁皮擦板上，擦红薯粉，从破旧的门窗上，穿透进入的寒风，把父亲佝偻的身影，映在陈旧的土墙上，晃荡着。父亲把夜以继日含辛茹苦换来的红薯粉变卖，换些油盐杂费。红薯米、红薯渣一箩框一箩框地装着，一木箱一木箱地储着。农民人家，春节过后，常常仓里断粮，父亲就用红薯米、红薯渣当饭，吃了春季吃夏季。倘或还接不上扮禾吃新粮，便设法花少的钱，换回些红薯米红薯渣。从牙缝里挤出半斤一斤的大米，让星期日从学校回家一趟的我，带到学校里去中餐。而今想来，那枯涩如蒿的红薯渣，于我年将六十岁的父母，咽于辘辘饥肠，我将是何等

的痛楚，何等的罪过啊！

以善待人，忠诚踏实，这也是父亲对儿女的家训。一次，我在放学的路上，拾到一只装文具小布袋，里面有一支包嘴钢笔。那时，包嘴钢笔连月薪二十四块五角钱的老师也舍不得买的，我爱不释手。可在做家庭作业的时候，父亲发现我手中的笔不是他买的，就打烂炉锅问到底：“这笔是谁的？”“同学的，只借来写一写。”我谎称。“只写一写，怎么放在自己的包里，带回来了呢？……”我经不起父亲盘查，只好如实招来。父亲厉声说道：“不是自己的东西，金子银子也不能要！”第二天，我把捡到的钢笔交给了老师，还得到了拾物不昧的褒奖呢！

养子不学艺，担断篲箕系。父亲在教儿女知识与为人的同时，还告诫着我们这样求生的能力。我兄弟姐妹五人，铁匠、木匠、缝纫等，都有了一份耕作之外的技能。在漫长的人生征途上，如获荫庇，惠泽不尽。

父亲教子，没有男尊女卑。一九八〇年，父亲把在大跃进时出嫁，已做了外婆的姐姐接回来，为她出学费拜师学缝纫半年。可后来，服装市场比比皆是，缝纫不吃香了。那天，姐姐回来又嚷嚷：“爸爸，你送我学的是过时本领，如今可用不着啦。”父亲看出了姐的心思，便手往膝盖上一拍：“哈哈，我就晓得，你又要打什么主意了！这样吧，那时，你十六岁出嫁，比你弟弟们少读了几年书，我就送外孙学学电脑，以作我这做父亲的对你的一种补偿吧！”

我的父亲，就是这样，处心积虑，竭尽所能，用红薯米、红薯渣，和纳油盐的鸡蛋鸭蛋，寄托着他老人家教儿育女的款款殷情。

2000年1月于宁乡